

第一章 用計延親事

六月的午後，閔秋園內一池荷花開得正好，亭內懸著的籠內，一對金絲雀憨憨立在那兒小憩，一陣風從廊裡穿過，透著樹叢間帶來的清涼。

「不要！」

「啊！」

主屋內兩聲驚叫，嚇得金絲雀從樹枝上跌下來，慌裡慌張地在籠子內蹦跳。這廂屋內更是混亂，身著白衫的少女坐在床上，滿頭是汗，神情恍惚，而她視線落到處，兩個丫鬟正慌忙的將一個粉衣少女從地上扶起來。

「表小姐，您沒事吧？」

「盈翠，快去取藥箱，表小姐受傷了！」

年紀小些的丫鬟麻利地奔出內屋。

越佩茹毫不在意額頭上的傷，對著愣坐在床上的趙菁菁關切詢問，「菁菁，妳沒事吧？是不是作噩夢嚇著了？」

這張看不出一絲破綻的關切容顏讓趙菁菁逐漸回神，嘴角扯了下，「表姊，疼嗎？」大約是她的表情過於怪異，越佩茹伸手輕輕貼了下她的額頭，「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，要不請大夫來瞧瞧，外邊雖熱，屋裡還是不能放太多冰。」

盈翠很快回來，將越佩茹請到了旁邊擦藥，這給了趙菁菁緩和的時間。

看著屋內熟悉的一切，這不是夢，她真的回來了。

齊家與定國公趙家是世交，她與齊景浩從小就有婚約，及笄後齊家提親，一年後她便嫁給了齊景浩。

本應是舉案齊眉的生活，可在她撞破齊景浩與越佩茹私會後，一切平靜都被打破。齊景浩攤牌要納越佩茹為貴妾，她不答應，他便日夜不歸，直到她前去尋人，表姊已經有了他的孩子。

之後她莫名其妙成了害死那個孩子的兇手，為了彌補她的「過錯」，趙家與齊家做主讓齊景浩娶了越佩茹。

再後來，她被人綁走，險遭不測，僥倖逃出來卻受了重傷，最終死在了山洞內。椎心的痛楚傳來，趙菁菁用力握緊了拳頭，這不可能是夢，刀子刺入腹中的痛，還有出門前齊景浩那難得溫和的模樣都歷歷在目。

他們早就串通好了，是他們害死了她！

「菁菁？」越佩茹的聲音再度傳來，趙菁菁抬起頭，兩人四目相對，那詭異的眼神讓越佩茹臉上的笑意頓住，聲音也跟著猶疑起來，「菁菁，妳、妳這是怎麼了？」趙菁菁斂下情緒沒有做聲，一旁侍奉的香琴過來摸了下她的手，「小姐，您的手怎麼這麼冷！」

「還是請個大夫瞧瞧，從側門帶進來，齊家人還在前院，別撞見才好。」越佩茹起身，對趙菁菁的異常很是關切，「別著涼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趙菁菁已經從床上翻下來，快速的取了外衫披上，朝外面衝去。

「哎！小姐！您不能就這麼出去啊！」

趙菁菁一路狂奔出了閔秋園，在即將跨過通往前院的門時，她猛地停住腳，站在

原地看著前廳方向。

「小姐！您不能這麼出來，要是讓老爺瞧見又該說您了。」香琴追趕上來，喘著氣給她整理衣服，一面勸道：「今天齊家前來，就是為了給您與齊公子定日子，不日就會派人正式提親，您再高興也不能如此啊。」

熱辣辣的太陽照耀下來，趙菁菁卻猛地打了個寒顫，回過神來。

這門親事必須阻止，但這是祖父定下的婚事，她不能衝去前院直接悔親，否則以父親的脾氣，必會適得其反。

「祖父……」趙菁菁念叨著，眼睛猛地一亮，有了！

「香琴，妳去替我準備繩子，細一些，再去準備一罈花雕。」趙菁菁想了下，又攔住她，「請表小姐到祠堂，就說我讓她陪我去上香。」

香琴雖不明所以，但小姐的話永遠都是對的，她點點頭，等著盈翠跟上來後才去準備。

趙菁菁來到祠堂後沒多久，越佩茹在丫鬟的陪同下過來了，瞧見趙菁菁，快走了幾步拉住她，臉上是掩不住的擔憂，「妳怎麼了，剛剛匆匆忙忙就跑了出去。」

饒是趙菁菁醒過來有一會兒，再看到越佩茹時，她依舊難以克制恨意。

在越佩茹投奔趙家的這數十年裡，自己對她真心相待，視她做親姊姊，她想的卻是如何佔有母親給她留下的嫁妝，如何成為齊少夫人，如何讓自己從這世上消失。

「菁菁？」又是這樣的眼神，越佩茹詫異的看著她，伸手想摸摸她的臉，「妳究竟作什麼噩夢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趙菁菁撥開她的手，衝她笑了笑，「妳在這兒等我，我進去拜一下祖父，今兒齊家來人，我還得要祖父保佑我呢。」

「那妳去吧。」越佩茹也笑了，「妳與齊公子青梅竹馬，想必他對今日也期盼得很。」

趙菁菁扭頭，看著她臉上誠摯的笑容，回了她一個越發燦爛的笑，「那是肯定的。」說罷轉身進了祠堂。

留在外面的越佩茹輕捏著帕子，目光落在她背影上，笑意未散。

香琴備好了酒，趙菁菁跪下來先給祖宗牌位磕了頭，繼而倒了酒，聲音也隨之傳出去，不輕不重，正好能讓裡外都聽見。

「祖父保佑婚事能順順利利，將來我和景浩夫妻和睦。」趙菁菁說的虔誠，一句一磕頭，是她多年來傾慕齊景浩，想嫁給他為妻該有的樣子。

在她跪拜到第三次時，曾祖父的牌位忽然倒了下來，還壓倒了底下祖父的牌位，匡噹一聲落在了供桌上。

聲響之大，直接將趙菁菁和盈翠嚇著了，木愣愣的看著，說不出話來。

在外等候的越佩茹聽到動靜進來，看到這一幕也嚇了一跳，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緩過神來的盈翠一副嚇哭狀，「太老爺……太老爺的牌位掉下來了，還把老太爺的也、也壓倒了。」

明明窗戶都關著，也沒風吹進來，牌位怎麼會倒？這也太不吉利了！

「難道曾祖父不贊同我嫁給景浩？」趙菁菁看著倒下的牌位怔怔說了句，下一瞬

歪倒在蒲團上，暈了過去。

齊家前來議親這天，趙家接連出了幾件事，先是借住在家中的表小姐受傷見了血，繼而是祠堂內太老爺與老太爺的牌位倒了，之後大小姐暈過去，大夫前來查看說是受驚過度，議親的事暫被擱置。

趙菁菁再醒來時，耳畔有細碎的聲音，她睜開眼，看到繼母嚴氏坐在榻邊，正與越佩茹說著話。

視線往下，她與趴在床邊的趙慕慕對上了視線，那雙圓溜溜的大眼睛裡透著高興，扭頭就喊，「娘，大姊姊醒了！」

趙慕慕是嚴氏所出，排行第三。

嚴氏起身，溫聲關切道：「可好些了？」

趙菁菁裝著不知，「母親，現在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巳時了，昨天下午妳暈過去後就一直沒醒，大夫給妳開了藥，等會兒吃些清淡的墊墊胃再喝藥。」

「齊家人是不是走了？」

嚴氏點點頭，「妳父親已經與他們說好，擇日再來，妳不必擔心，婚事不會受影響的。」

趙菁菁垂眸，沒有做聲。雖說曾祖父的牌位倒了，但婚事自然不可能就此作罷，她昨日那麼做只是為了拖延議親的時間。

「妳別擔心。」一雙手忽然伸到趙菁菁身邊，握住了她的手，趙菁菁抬起頭，對上了越佩茹溫柔的目光，「妳與齊公子兩情相悅，婚事又是早早定下的，郟城人都知曉，自是不會變。」

在她們身後的嚴氏聽到這番話，眉頭微皺，但她也沒說什麼，只是緩緩摸著趙慕慕的頭髮。

趙菁菁將手從越佩茹手中抽出來，輕笑道：「表姊，外面的人只知道齊趙兩家有婚約，兩情相悅可不是這般用的，畢竟齊家還沒上門來提親，這麼說好像我與景浩私相授受似的，不好聽。」

越佩茹愣在那兒沒有反應過來，這明明是趙菁菁平日裡最愛聽的話……

但她很快斂了神色，柔柔道：「妳說的也是，這些話的確不好叫外人聽著，我也是怕妳心中有憂。」

「怎麼會，就如表姊說的，婚事是祖父定下的，成親也是遲早的事。」趙菁菁看著她額頭上青紅的那一塊，笑容轉為愧疚，「昨日真對不住，我作了個噩夢，夢見表姊變得兇神惡煞，叫人用白綾勒死我，醒來後才一時沒反應過來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別說越佩茹，屋內的人都愣住了，唯獨趴在嚴氏懷裡的趙慕慕顯得十分好奇，「表姊為什麼要叫人勒死妳？」

嚴氏輕拍了下趙慕慕的額頭，「妳大姊姊是作了噩夢。」

趙慕慕依舊好奇，「可表姊平時待我們這麼好，大姊姊為什麼會作這樣的噩夢？」

我就沒夢到過。」

嚴氏揉了揉她的頭髮正要說話，趙菁菁笑道：「夢多怪誕，噩夢通常沒什麼緣由。」越佩茹跟著點頭，「是，夢多怪誕，什麼樣的都有。」

趙菁菁不是沒瞧見她悄然握緊的手，嘴角笑意未散，往後靠去，「這件事是我不對，我這兒還剩一盒玉凝膏，妳帶回去每日抹，定不會留疤的。」

越佩茹顯然也不想繼續待著了，柔聲讓她好好歇息，便帶著丫鬟離開了閔秋園。趙慕慕還想多留會兒，卻被嚴氏給帶了出去，屋內很快就剩下趙菁菁與兩個丫鬟。趙菁菁即刻吩咐道：「盈翠，取紙筆來，香琴，妳取二百兩銀票帶在身上，等會兒連信一起送去清風觀給王道長。」

香琴是她身邊最沉穩老練的丫鬟，辦事俐落可靠，出去半日回來便覆命說辦妥了，再沒一句多的話。

盈翠在邊上侍候著，明顯想問兩句，但看自家主子就著檀木方桌開始作畫，差點驚掉了下巴，呆呆地看著這一幕，想問什麼都忘了。

趙菁菁鋪開了宣紙，耐心作畫，這一畫就畫到了日落西山。

不單是盈翠，這院裡的丫鬟們都曉得自家姑娘對精細活兒一竅不通，最頭疼的就是描繪及女紅，卻偏愛算盤珠子叮鈴噹啷的清脆響動，眼前這一幕簡直跟轉了性子似的。

盈翠奉茶的時候往前了點，就看到宣紙上密密麻麻的小人兒，橫七豎八的連成一片，讓人看不出丁點頭緒。

「小姐這畫的……」

趙菁菁擱下筆，「眾生百態。」

香琴聞言顫了顫右眼皮子，方才小姐臉上那閱盡千帆的神情恍若錯覺，明明還是不著調的那個。

一向巧言的盈翠憋足了勁，終於想出個誇詞來，「小姐畫的真不一般。」

趙菁菁端著欣賞了會，嘴角那一抹逗弄的笑意漸漸淡了去，這畫上畫的可不正是她嫁到齊家三年來所經歷的一切，臨死前那一幕幕從眼前劃過，除卻滿心徹骨的寒意，便是深深欽佩，欽佩那兩人能有如此演技，糊弄過了所有人。

她從小愛慕齊景浩，但得償所願嫁得心上人後，那些曾經的歡喜與期許卻成了最鋒利的刀子，一刀刀磨得她血肉無存……趙菁菁驟然捏緊了畫紙。

「老爺回來了，請小姐到前廳用飯。」門口傳來丫鬟的通稟聲，打斷了她的思緒。趙菁菁驀然回神，鬆了手，目光泛冷。

她上輩子太過順遂，順遂到事情來臨之際她應付不及，一環扣著一環的局直到臨死前方才悟了個透澈。

越佩茹曾指著她哭訴，說從一開始就錯了，也好，那就讓他們看看如何才是對的……

「小姐？」

「嗯，我換身衣裳就去。」她身上的白綢衫子繡了海棠，如皚皚白雪上落了殷紅，一點一點甚是礙眼。

趙菁菁換了身絹紗金絲繡花長裙，沁了綠的玉鐲子掛在手腕，襯得那腕子越發瑩白纖細，旋即那手悄然在袖下握住，朝著前廳走去。

簷下籠著輕紗的素粉燈籠隨風輕晃，暈開淡淡昏黃，投照在長廊下，也照得地上的影子纖細單薄。

父親說她驕縱任性，只怕將來夫家會嫌棄，齊景浩是他看著長大的，齊趙兩家又是世交，知根知底兒能護她到底，換作旁人他不放心。

父親說外頭不比在府裡，相夫教子，日子綿長，需得兩人同心，還說齊景浩若對不住她，有他在，必不會叫人欺負了去！

趙菁菁走到前廳時，那兒燈火通明，圓桌以定國公為首的人都已落坐，空著的位子便是她的。

「菁菁來了，怎的這臉色這般差，可是身子不舒服？」站在定國公身旁侍候的女子嬌小柔弱，正好對著門的方向，一眼瞧見她便關切詢問道。

這下趙菁菁一下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所在。

趙菁菁看著定國公，回想起上輩子嫁人後和國公府逐漸疏遠，似乎就是越佩茹每次探望她潛移默化所造成的，以至於那三年間她見父親的次數竟屈指可數。

這樣一個對視，就讓她憋了一路的眼淚盈在了眼眶裡。

定國公原本是故作嚴厲，要教導子女守時克己，卻在對上那雙盈著水光的雙眸時，神情鬆動了些。

「白日裡的驚嚇不是小事，不舒服就不必強撐，回去歇著，再讓大夫看看。」定國公更擔心驚嚇那一樁背後是小女兒家的情深所繫，一想起來便頭疼。

趙菁菁眼裡的水光更盛，以至於喊的那一聲「爹」都軟軟糯糯的，透出些許撒嬌的意味來。

嚴氏不免輕蹙眉頭凝視著她，這是轉性了，還是又想求什麼？

「女兒無礙，本是想告慰祖宗不想反而驚擾到了，心裡甚是惶恐。」趙菁菁垂眸道：「爹，此事非同小可……」

定國公原是做好了要聽她鬧一頓的準備，聽到這話略有些意外，再看她神色認真，切切實實是為這事兒憂慮，忽然又有了種「吾家有女初長成」的欣慰。

「妳莫擔心，好好休養就是，婚姻大事事關終身，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議定下來的。」

「老爺的意思是？」嚴氏聽出話外之音，詫異問道。

「妳手裡打算置辦的事情且先停一停，議親挪到一個月後再說。」定國公此言一出，驚了四座。

他身後的阮姨娘更是聽出這後面辦不辦還兩說的意思，睜圓了眼睛，「那菁菁和齊公子……」她猛地瞥見趙菁菁投過來的目光，下意識就弱了聲兒，「門當戶對，是天賜的好姻緣，再說這可是老太爺定下的。」

趙菁菁如今再聽「天賜姻緣」這幾字，心中只覺諷刺至極，眼角餘光掃見越佩茹和阮姨娘一般的擔憂神情，便低聲道：「姨娘，若這是祖宗警示，我與齊公子恐怕就不是良配了。」

這話正正戳中了定國公的心思，想起白日裡去清風觀時王道長所言，心中拿定了

主意，道了一聲「用飯」便將眾人的意見全都按下了。

直到飯畢離席，趙菁菁都乖巧得很，在眾人看來，是因在祠堂那受的驚嚇不小沒有緩過神來。

越佩茹照往常一樣跟上了趙菁菁，「菁菁，雖說這話不該我說，但我和妳處得久，曉妳心意，妳當真要為這等怪力亂神之事辜負自己和齊公子的心意？」

趙菁菁突然停下了腳步，「不然妳以為我能如何？」她的面龐隱在光影明滅間，語氣幽黯晦澀。

「放棄未免可惜……」

「是可惜我還是可惜妳自己？越佩茹，我發現我連一點忍妳的耐心都沒了。」趙菁菁露了面兒，眼神冷冽，直擊人心。

越佩茹被駭住，惶然退了一步，「菁……菁菁？」

「或許該讓妳離開國公府，抑或是從哪裡來回哪裡去？」

這話直接讓越佩茹僵硬在原地，臉上浮現擔憂與驚怕交織的神情，「菁菁，妳是怎麼了，怎的說話這般……妳是不是哪裡不……」

「看來是真的很怕回去呢。」趙菁菁冷冷瞧著她。

那洞悉一切的眼神令越佩茹溫婉神情出現裂痕，露出一絲驚慌，「菁菁……」

趙菁菁像是戲耍夠了，一瞬間便收斂了所有情緒，換上了笑嘻嘻的神情，親暱地挽住了她的胳膊，「嚇著了沒？」

越佩茹驚魂未定的看著她，張了張嘴，說不出話來。

趙菁菁哈哈大笑，「前幾日我看了個話本子，裡面有一段講的甚是不錯，妳看我演得如何？」

「菁菁，妳呀……」越佩茹露了個苦笑，心跳仍快如擂鼓，「什麼話本子？」

「寫鬼怪復仇的，十分精彩，哎妳等等，還有個結尾……」趙菁菁鬆開她的手往前跑了幾步，驀地回頭，神情轉為冷漠，在小徑中森森然的看著她。

越佩茹攥緊了雙手，面色泛白，輕呵了聲，「難怪妳昨日作了噩夢，原來是看了這些怪力亂神的話本子，這幾日別看了，萬一又睡不好可就糟了。」

趙菁菁看了她一會兒，笑靨更換了冷漠，「我還想拿給表姊妳一起看呢。」

「我膽兒小，妳不嚇我已經是阿彌陀佛了，還讓我看？」越佩茹走上前，輕輕拍了下她的肩膀，嗔笑道。

趙菁菁挽了她，之後兩個人說說笑笑，直到在閔秋園前分開。

「小姐。」盈翠和香琴跟在她身後，一直目送越佩茹消失不見，才出言提醒。

趙菁菁轉身時，神情早已淡下，「父親在王道長那兒停留了多久？」

香琴垂眸道：「一個時辰。」

趙家有如今的光景，還要仰仗早年曾祖父受過清風觀一位道士指點，認識了當時的慶王爺，受薦任重，所以祖父也好，父親也罷，對這些都是十分看重的，即便是那位道長已經過世，依舊年年給清風觀送去不少禮品。

而這樁婚事乃祖父親自定下，事關兩家關係，父親自然不會因為她說不而作罷，於是她故意在祠堂弄倒了曾祖父的牌位，再讓香琴送信到清風觀給王道長，求他

幫忙。

現下父親說親事延遲一個月再議，對她而言時間足夠了。

趙菁菁走入亭子，望著籠子內的金絲雀，「說起來，小的時候王道長還說我是有福氣的人。」

「小姐本來就是有福氣的人。」盈翠給她倒了茶，面上有些擔憂，「就是您和齊公子的婚事，不知會不會有影響。」

「那就不嫁了。」趙菁菁在籠子裡添了些鳥食，低頭看著兩隻小雀爭搶。

盈翠在旁看著，想了會兒認真道：「過些天萬華園有賞荷宴，小姐可以去瞧瞧哪家公子好，再挑一個。」

趙菁菁笑了，「嗯……那可是個大日子。」

第二章 萬華園幽會

不知是那日小徑內趙菁菁的異常嚇到了越佩茹，還是擔憂自己額頭上的傷好不了，此後幾日她都沒來閔秋園。

但趙菁菁知道，萬華園的宴會她必定不會缺席，畢竟身在趙府，她平日裡不便單獨出去，這是難得能與齊景浩見面的機會。

果不其然，十六這日早晨，越佩茹準時出現在了前院。

馬車行在街上，越佩茹關切的看著趙菁菁，第三次關切道：「昨夜沒睡好？」

趙菁菁懶洋洋靠在墊子上，嗯了聲，嘟囔道：「話本子太好看了。」

越佩茹笑了，「都知道要出門，還不早點睡。」

「表姊這幾天都不來我這兒，我沒事做。」趙菁菁換了個姿勢，看起來懨懨的，一副沒精神的樣子。

越佩茹從懷裡取出一個香囊，放到她手中，「我可沒閒著。」

趙菁菁這才有了些精神，她端詳著手中的香囊，誇道：「表姊的女紅就是好，也不知道誰今後有福分娶了妳，哎，回頭我和父親說說，去年新進的官員裡有好些年輕有為的。」

越佩茹輕推了她一把，滿臉羞紅，「妳別鬧！」

趙菁菁盯著她，調笑道：「還是妳有意中人了？」

「妳別取笑我了，我哪會有意中人。」越佩茹紅著臉從她手裡要搶香囊，「還說，不送妳了！」

「別啊表姊，哪天妳有了意中人，我怕是再沒機會拿到了。」趙菁菁捏著香囊，忽然又湊近她，「真的沒有？」

越佩茹搖頭，將她按了回去，「別鬧，我整日待在府中，豈會有與人接觸的機會。」

「那正好，妳沒有意中人，我讓父親給妳挑一個。」趙菁菁收起嬉笑神情，一本正經道，「妳來趙家八年了，那邊也說了不再管妳的事，父親代我母親替妳做主，再由我替妳把關，以我定國公府的名頭，定能選個好的。」

察覺到趙菁菁不是說玩笑話，越佩茹愣住了，她很快反應過來，握了趙菁菁的手，勸阻道：「能得你們收留已是感激不盡，又怎麼能勞煩其他，再者還有叔父他們在，眼前還是妳和齊公子的事更重要，伯父不也說了，府內近些日子不宜操辦事

情，妳若去提，怕是要讓伯父生氣。」

趙菁菁垂眸，嘴角微揚，為了不讓她去和父親說，連八年來從未出現過的遠房叔父都搬出來了，是當她不知有切結書的存在嗎？

這時馬車緩下來，停在了萬華園外，越佩茹借此終止了談話，進入園子時的腳步都急促了幾分。

園城內有幾個遊園的好去處，其中萬華園的荷花最負盛名，也是這時節裡夫人小姐公子們舉辦宴會的首選之地，幾乎十來天就有一次，接到請帖多的一個月能來好幾趟。

趙菁菁常來萬華園，對這兒熟悉的很，進園子後經過兩道迴廊就能看到園子內最大的荷花池，她們來得不算早，這會兒荷花池周邊的亭臺樓閣內已有許多人。

「表姊，我們坐那兒。」看著越佩茹要往前走去，趙菁菁喊了她一聲，指了指不遠處空著的亭子。

兩個人進入亭子坐下，很快就有侍奉的丫鬟過來奉茶果。

看著擺上來的果脯瓜點，趙菁菁輕歎，「梁家的宴會不如去年了。」

雖說是時令新鮮的，可都不算好，要知道梁府去年在萬華園辦宴會時，上的是驅車冰運回來的荔枝，尋常人家見都未必見過。

越佩茹輕笑道：「年初梁二爺做生意賠了的事，鬧得滿園城都知道。」

「所以他們今兒的宴會也不是辦給我們看的。」趙菁菁朝正前方的樓閣努了努嘴，開著的窗戶內隱約可以看到女子的身影，擺著衣袖，像是在跳舞。

越佩茹看到了從小樓裡走出來的男子，「廣慶王世子？」

「不止，我遠遠瞧了眼，園城中最會玩樂的公子哥兒都在裡面。」

略熟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，趙菁菁怔了下，轉過身去，看到那張青稚可愛的臉時鼻頭一酸，話也跟著出了口，「妳哥哥不也在裡面？」

杜若兒回對她，「妳都是要成親的人了，還來梁家宴會。」

「誰說我要成親了？」

「婚約都定下了，可不就是等成親。」

「哎，定下歸定下，那也只是口頭上的。」

「難道妳不想嫁？」

「再考慮考慮也無妨。」

杜若兒瞪著她，半天說不出話，「趙菁菁，妳存心氣我是不是！」

趙菁菁笑了，指了指身旁的位子，「站著不累嗎？」

杜若兒哼了聲，但還是過來坐下了，為了報復她，直接從她手裡搶了剝好的核桃，

「就聽妳嘴硬，真不讓妳嫁，妳還不得從這兒跳下去。」

趙菁菁臉上笑意一頓，看了眼亭子外的荷花池。是了，以她過去對齊景浩的心儀程度，若不讓她嫁恐怕真會鬧上一番。

一旁的越佩茹看笑了，「妳倆見了面就吵，可這感情是越吵越好。」

「誰和她好啊。」杜若兒氣哼哼朝旁邊躲，不肯承認，「我是看她可憐。」

「行行行。」趙菁菁親手給她餵了一口糕點，「俗話說吃人嘴軟，拿人手短，妳

就可憐可憐我唄。」

「呸呸呸，你想噎死我！」杜若兒瞪著她，自己喝了一口茶，「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，說吧，想要什麼？」

趙菁菁卻是笑盈盈看著她不說話，看得杜若兒心裡都有些發毛了，將茶盞往她跟前推，「喂，妳可別看上那血珊瑚，那是我哥給我的生辰禮。」

「不奪妳所好，妳若喜歡，我那兒也有一尊，改日給妳送過去。」

杜若兒驚訝地睜大眼睛問越佩茹，「她是不是病了？」要不怎麼會說出這種話。越佩茹掩嘴笑道：「前些日子是有不舒服過。」

杜若兒嘴上嫌棄，卻還是關心道：「要不讓我哥去給妳看看？」

趙菁菁搖搖頭，聽著她說這些話，心裡鼓脹脹的很想哭，這個與她從小一起長大，也是從小吵到大的好朋友，在她出嫁前一個月出意外死了，而她當時因為忌諱婚喪之事，都沒能去送一送她。

「哎哎，妳這樣看著我也沒用，血珊瑚我是絕對不會送給妳的。」杜若兒跳了起來，轉頭看樓閣那邊，擔憂起自己哥哥來，「不成，我不能讓哥哥留在那兒，太混了，菁菁我晚點再來找妳。」

說完，她就風風火火的走了。

越佩茹望著她的背影，眼中閃過一抹羨慕，很快掩了去，笑著道：「杜姑娘還是這麼說風就是雨。」

兩個人又在亭子內坐了會兒，期間有相熟的人經過，坐下聊了會兒，時間一晃就是一個多時辰過去，越佩茹逐漸有些坐立不安。

趙菁菁看在眼裡，並未說破，上輩子來參加梁家這場宴會時，齊家已經向趙家提親，宴會時為了避嫌，她並沒有去找齊景浩，中途越佩茹藉口不舒服離開過好些時候，想來是去和齊景浩見面了。

越佩茹朝亭子四周看去，放在臉上的手捏緊著帕子，幾度想開口都被趙菁菁打斷，終於她鼓起勇氣道：「菁菁……我……」

「表姊，我有些不舒服。」

越佩茹緊握的手忽然鬆開，如同她的神情一樣，她很快反應過來，起身去扶趙菁菁，「怎麼了？」

趙菁菁用手扶額，假裝不適，「可能是昨天睡得太晚，現在有些難受，我想去屋裡休息會兒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扶妳過去。」越佩茹挽著她往就近的小屋走去。

靠下後，趙菁菁可憐巴巴道：「我想吃西街的藕粉圓子。」

越佩茹笑著刮了下她的鼻子，「行吧，我去給妳買，妳歇會兒，若實在不舒服就直接回府去。」

趙菁菁擺了擺手，眯上眼休憩。

越佩茹輕手輕腳走出去，關上門後還囑咐盈翠好好照看她家小姐，繼而帶著丫鬟離開了小屋。

一刻鐘後，趙菁菁出现在了萬華園西側的梅花林。

梅花林只有在賞冬雪時才有人，這時節裡面幾個亭子都是空的，連下人都沒有。趙菁菁來到最西側，這裡有一座小樓，背挨著一片梅花樹，算是其中最隱蔽的，但趙菁菁沒看到有人看守。

難道不在這兒？

趙菁菁繞到了小樓後，正想往窗戶那兒靠，腳下忽然絆到了一物，低頭看去，一條腿橫在了她腳邊。

趙菁菁往旁邊看去，只見一個面色潮紅的年輕男子躺在地上，緊閉著雙眼，像是死了一樣。

她嚇了一跳，在原地站了會兒後，大著膽子伸出手，顫抖的朝他鼻子探去，感受到了緩緩的熱氣，繼而聞到了濃重的酒味，不禁鬆了一口氣，看來是個醉鬼。

她正要起身，地上的人忽然睜開眼，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那眼裡乃是天生的風流多情，冷不防對上時足以令人移不開眼。

就在此時，兩人上方小樓的窗戶開了。

趙菁菁當即變了臉色，一把捂住那人的嘴，兇巴巴地瞪著他。

你敢說話試試！

男子顯然是喝茫了倒在這兒的，見她這般略挑了下眉，卻也沒反抗。

「現在好些了？」溫潤的聲音從窗戶內傳出來。

趙菁菁臉色一沉，很快聽到了越佩茹柔弱的聲音，「好些了，還好有你在。」

男子的聲音離開了窗戶，「不論發生什麼我都在，妳別擔心。」

身邊滾燙的熱意無法忽視，趙菁菁這才意識到自己和這醉酒男子靠得太近了，近到那葡萄釀熏得她都有些熱了起來，連忙起身，又怕他說話，雙手捂了回去，低聲道：「你別出聲。」

男子一副醉態，也沒吭聲，直接不耐煩的閉上了眼。

趙菁菁這才鬆了手，盯著他看了會兒，確認他又睡過去了，才挪到窗戶底下，恰好聽到越佩茹提起她。

「菁菁不舒服，我藉著她想吃藕粉圓子的由頭才得以出來，我還怕今天見不到你了。」

「她又指使妳！」

「不，不是的，她讓盈翠去買，是我……」

「妳不必替她說話，她是什麼樣的人我最清楚，刁蠻任性，若非這婚事是祖父定下的，我絕不會娶她。」

「景浩，你別這麼說，菁菁她十分喜歡你。」

「她的喜歡與我何干，不過也多虧了她，我才能認識妳。」

趙菁菁扯著手中的帕子，來時滿腔的怒意被一陣陣的噁心取代。

「景浩，你們的婚事被擱下，我有些擔心。」

「不必擔心，下個月父親就會親自去趙家。」

「可是……伯父他素來信奉道觀的道長們，從清風觀回來後他的態度就很奇怪，加上菁菁她……」

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她竟然同意婚事暫時擱置，和以前不太一樣了，而且那日去祠堂前她還作了噩夢，醒過來時看人的眼神十分可怕。」

屋內靜了下，忽然傳來齊景浩的怒聲，「妳額上的傷是她弄的！」

越佩茹急急道：「不，她不是故意的，當時她是被噩夢驚著了，你別怪她。」

「茹兒，妳太善良了，她這般歹毒妳還要為她說話？」

「我母親早逝，父親離家不知所蹤，寄人籬下本就該感恩的，又豈敢怪誰……」

越佩茹低低的啜泣著，柔柔道：「我如今就怕你們的婚事……更怕今後再也見不到你。」

窗外，趙菁菁看著前方的梅花樹，盛怒之後，心驟然平靜下來。

「無妨，過兩日妳陪她去寒山寺，我自有辦法讓她去和趙伯父開口。」

「我信你。」

屋子裡的說話聲漸漸小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慘雜著曖昧嚶嚶的窸窣窸窣聲。

一陣寒顫襲上來，趙菁菁僵直身體，往後退了一步，撞上了一堵溫熱肉牆，酒氣撲鼻而來。

「小姑娘這是瞧見什麼好看的了？」

年輕男子不知什麼時候起來的，無聲無息出現在她身後，此時半邊身子壓在她的右肩膀上，那話更像是呢喃情話，那調調輕的只可聞氣聲兒，偏又格外親暱。趙菁菁想用開他，奈何被重重壓著，又不敢驚動屋子裡的人，正不得法之際，眼角餘光瞥見了男子嘴角的惡劣笑意。

「不然棒打野鴛鴦的戲碼也是不錯。」霍長淵醉醺醺的，嚙著興味來了勁兒。眼看他要挪開，趙菁菁連忙把人拽回來，那人果斷又壓在了她身上，「小姑娘這般捨不得我呀？」

趙菁菁被此人的厚顏無恥生生噎著，只是眼下不是糾纏的時機，她幾乎是拖抱著把人拽離了梅花林。

霍長淵無賴地勾著她的脖子，喋喋不休，「小姑娘用的哪家的香膏，如此好聞？好好的前園不待跑這裡來，莫不是看上齊家那偽君子了吧？不吭聲是被我說中了？可妳這看人的眼光未免也太差了。」

趙菁菁一頓，黑沉著臉色踏出梅花林，拚著全力把人從身上甩下來，然而霍長淵卻輕巧的旋身落定，含笑抱胸站在了她對面。

「你無賴！」這人分明是裝醉戲弄自己。

「別這麼說嘛，我都沒說妳偷窺成癖。」霍長淵嚙著笑，眼裡興味盎然，上下掃視了番，「這麼細看，小姑娘生得果然美貌。」

他的目光從上及下，停留在她胸前，突然十分惋惜地道：「就是再發育發育就好了。」

趙菁菁白皙的面龐隨著他的視線陡然飛上紅暈，登時惱怒無比，「你……無恥！」這張臉美則美矣，先前看還寡淡，這會兒生氣的樣子卻十分張揚，很是勾人，勾得霍長淵心底無端爬起一股酥酥麻麻的癢意。

「小姑娘是哪家的，要不哥哥再等妳兩年——啊！」霍長淵腳背上傳來一陣撕心裂肺的痛，疼得他直抽冷氣。

趙菁菁死死踩住又狠狠轉了轉，滿臉猙獰，將那屋裡的氣也一併發洩在他身上，「姑奶奶是你這輩子都不、配、肖、想、的、女、子！」她撂了話就走，離那登徒子遠遠的，不過讓這人胡攪蠻纏鬧了一通，趙菁菁反而冷靜了下來。

她不是沒想過讓這兩人暴露於人前，身敗名裂，可若是藉由這荷花宴卻是不妥的，一來越佩茹這些年沒少做姊妹情深的戲，她若出事，怕是要連累國公府名聲，教女不嚴更會影響慕慕她們今後的議親。

二來，以越佩茹那番心思，要真嚷嚷開了，指不定還能藉此成事搭上齊家的船，豈不便宜她了？

這般想著，趙菁菁便沒顧著前面的路，險些和來人撞到了一起。

「小心。」男子溫潤的聲音自頭頂響起，她的胳膊被人虛虛扶住，待她穩住了身子便飛快收了回去，透著份穩重自持。

「杜大哥！」趙菁菁望著來人，眉眼沾染了深深笑意，「杜大哥是被若兒撈出來的吧？」

這和杜若兒站在一起的男子就是杜家長子杜宗柳，在翰林院任職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斯文俊逸，像極了話本裡惹得姑娘們垂涎萬分的俊俏書生。

杜宗柳聽聞她打趣自己，露了幾分笑意，「先前聽若兒說妳抱恙，我還有些擔心，如今看來是多慮了，還有閒心打趣起我來了。」

「不敢不敢。」趙菁菁俏皮地咧了下嘴角，眉眼彎彎。

杜宗柳因年幼時身體不好養在他叔父身邊，從而承襲了一身好醫術，謙和溫潤的翩翩公子又妙手仁心，潔身自好，在京城之內愛慕追隨者甚多，從城頭排到北街外都不是虛言，就連趙菁菁自己在他面前也不免會端上幾分，生怕褻瀆了這位謫仙般的人。

「我把我哥帶回來就發現妳們不見了——」杜若兒不滿地剛開口，就被喝彩聲打斷，不禁轉頭回望，蹙起眉頭，「這郾城裡就是有像霍長淵那樣的紈褲子弟才帶壞了風氣，那一幫公子哥兒跟著他學就罷了，竟還想帶壞我家哥哥！」

護兄狂魔杜若兒絕對是把霍長淵列作頭號敵人的，畢竟那人一來，就讓她哥哥給小倌樓的伶人看病，簡直是有病！

趙菁菁聽說過那混世霸王的名聲，男女不忌，郾城裡出了名的渾不吝，這回當然站在杜若兒那頭，「杜大哥還是離那人遠些的好。」

「菁菁何時也在意世俗偏見了，江林王世子其實並非妳們所想的那樣不堪。」杜宗柳替霍長淵說話。

他話音一落，便讓身邊兩名少女同時皺眉，對視一眼。

杜若兒默契地岔開了話題，「方才那樓裡也不見齊家公子，你倆婚事還未定，他便這樣『明事理』，還不賴嘛。」

「不是未定，是以後都無關。」趙菁菁垂眸，掩了眸光正色道。

這話杜若兒方才就聽到了，她還以為是菁菁故意開玩笑，可這時候聽她再說起，便開始懷疑她是認真的，「妳究竟……怎麼想的？」

「他可是做了什麼讓妳傷心難過之事？」同時發問的還有杜宗郴，語氣略有些發沉。

「他敢！」杜若兒擰起秀眉，「雖然妳平時嬌蠻任性，有時候也不大講理，還不可靠，可配他是綽綽有餘。他要是敢，妳不早扒了他的皮！」

趙菁菁確實打算把兩人皮扒了來著，於是便對著熟諳她內心想法的杜若兒笑得越發動人，直把杜若兒看得發毛，往杜宗郴背後躲了半步。

她一動，趙菁菁便直直撞上了杜宗郴清潤的、充滿擔憂的視線，她暗暗歎了一聲，便將家裡祖宗牌位掉落的事同兩人說了，憑她胡謔的本事，還真唬得兩人一愣一愣。

「自那日起，但凡我有點念頭，便會連夜噩夢，祖畫的啟示或許真的說明我和齊公子並非良緣。」趙菁菁直接道：「所以我想退婚。」

杜若兒張著嘴，好半天才嘟囔出一句，「我信妳個鬼！」

她話剛說完，就被趙菁菁挽住胳膊，朝著花廳宴席那往回走。「出來老半天了，都餓了。」

一說餓，杜若兒眼睛一亮，「哥哥差人買了西街的果子糕點，便宜妳了！哎不對，我怎麼覺得妳是在糊弄我呢？」

「我哪敢啊，婚姻大事本就該慎重，必須挑個讓祖輩滿意的。」

「妳一定有事瞞著我。」

「沒有。」齊景浩和越佩茹那糴心事，趙菁菁現在還沒法說。

「答那麼快就是有鬼，不過那齊公子也就一般般吧。」

「是是是，園城裡哪有比得上妳大哥的……」

兩個人拌著嘴往前走，並未發現有人自聽聞那句退婚之後便僵立在原地，怔怔凝望著那少女背影，心間彷彿吹拂起一絲波紋，震盪不已。

等越佩茹再次回到花廳，還帶著讓人從西街買回的藕粉圓子，再看桌上雲錦齋的點心果子，僵硬了一瞬，轉瞬便笑著道：「這份藕粉圓子可叫我排了好長的隊。」

「原來去這麼久是排隊，我還以為表姊在園子裡迷路了。」趙菁菁說完，卻是碰都沒碰那份藕粉圓子，「這會兒飽了吃不下，帶回去吧。」

越佩茹看著那份齊景浩差人買回來的藕粉圓子，掩過了眸子裡細碎的暗芒，垂首應好。

杜若兒單純，吃飽了不餓是再正常不過的理由，她轉頭自顧自和趙菁菁說起近日園城裡的新鮮事兒，卻不知在越佩茹看來是兩人將她排除在外，只是臉上絲毫不

顯就是了。

等從萬華園回到國公府，時間已是近傍晚，趙菁菁微微仰頭望著落日從雲層掙脫而出，將層層疊疊的雲層染得血紅。

「還是齊公子周到，臨別贈香，這安神香許能讓菁菁妳不再作噩夢了。」越佩茹瞥著盈翠手裡提溜的盒子道。

趙菁菁淡淡應了一聲，便要回房。

「菁菁……」

「表姊還有事？我今日累了。」

越佩茹仍是不大習慣面對這樣忽冷忽熱的趙菁菁，卻不得不硬著頭皮應對，神情越發溫柔，「妳受了驚嚇，過兩日我陪妳去寒山寺祈福可好？」

趙菁菁聞言覷著她良久，才笑道：「還是表姊思慮周到，自然是好。」

言罷，關了門，她臉上的笑意驟散。

第三章 姊妹前往寒山寺

更換過衣裳，趙菁菁坐在小榻上，香琴端了碗冰鎮的紅豆湯，小几上是從萬華園離開時杜若兒讓帶回來的雲錦齋點心。

趙菁菁坐在那兒遲遲沒有動，待到紅豆湯裡的冰都化了，她才慢吞吞的拿了塊點心，但也只咬了一口就作罷，望著窗外暗下的天，心思遊走。

「小姐這是怎麼了？」送水進來的彩蝶見狀悄聲問香琴。

香琴搖搖頭，看了眼她手裡端著的盆子，伸手試了下溫度，「太涼，去換燙一些的。」

「六月天，小姐不喜歡太熱。」彩蝶的語氣理所當然，越過了香琴直接把水盆擺在支架上，笑著道：「小姐，您可是在想齊公子？」

趙菁菁回了神，攪動著紅豆湯，「我確實是在想他。」

彩蝶自覺猜中了小姐的心思，臉上笑盈盈的道：「小姐放心，您與齊公子的婚事定不會有問題的。」

「但如今祖先昭示，或許真的是我們沒有緣分。」

「老太爺定下的婚事怎麼會沒有緣分呢，興許是那日風太大吹倒了牌位。」

趙菁菁眼底閃過利芒，再抬頭時已是憂愁，「但父親很重視。」

「老爺一向疼愛小姐，對小姐亦是有求必應，只要小姐您堅持，最後老爺一定會順了您的心意。」

順了她的意思嗎……趙菁菁瞥見彩蝶手腕上的銀鐲，當她的丫鬟又從越佩茹那兒拿些好處，日子倒是過得滋潤。

「倘若父親就是不答應，妳說怎麼辦？」

彩蝶想都沒想直接道：「小姐可以找齊公子想想辦法。」

「彩蝶，妳胡說什麼，小姐怎麼可以去找齊公子說這種事！」香琴終於忍不住，打斷了她，「眼下婚事未定，事關小姐名聲的事休要再提。」

彩蝶愣了下，下意識做了個扁嘴的表情，「我這還不都是為了小姐。」

趙菁菁揚手，「彩蝶，妳把藥膏給表小姐送去，額頭的傷馬虎不得。」

彩蝶出門後，香琴默默的從燒水房內又端了盆熱水，倒上些羊奶，用帕子浸著水給趙菁菁擦手。

趙菁菁好笑的看著她，「不說了？」

香琴眼眸都不抬一下，仔仔細細給她擦著，「小姐自有主張。」

「眼下有件事要讓妳叔父出一趟遠門，去甘州。」

香琴這才抬起頭，「小姐要去越家？」

「姓越，不過不是這個越家。」

香琴想了下，「表小姐家？」

趙菁菁緩緩擦乾淨手，點頭道：「她來趙家有八年了，那邊除了四年前送來的斷絕關係文書就再沒聯絡，說起來，她母親既招的是上門女婿，她姓越，那邊的叔伯們也不應該就此撒手不管，妳讓妳叔父去打聽一下，那邊到底是什麼情況。」趙菁菁生母過世得早，在她七歲時，一個甘州老家的奴僕領著越佩茹前來投奔。越佩茹並非越家主家的人，生母乃旁支，家中跟著主家做點小買賣，因為只有一個女兒，所以招個了女婿。

原本日子過得還算平穩，老人家過世後家裡的生意就交給了女兒女婿，但越佩茹的母親在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難產死了，孩子也沒能生下來，百日喪期未過，她那沒擔當的父親就捲了家中的錢財離開，留了個爛攤子下來。

越佩茹一下成了孤女，因為她父親捲了錢財，家中叔伯便不願意照料她，幸得了老奴僕的指點，帶著生母留給她的信物投奔到了郾城趙家。

而定國公之所以會收留越佩茹也是因為那件信物，當年趙菁菁母親還是姑娘時曾經失足落水，就是越佩茹母親救的她。

這八年來，不論是吃穿用度還是應客參宴，趙家半點沒虧待她，以定國公的為人，她的婚事必定也會好好斟酌，為她做主選一個好的夫家。

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越佩茹到底是要不夠的，瞧上了齊景浩，滿郾城可就沒幾個能再入她眼的了。

香琴點點頭，拿了趙菁菁寫好的信，連夜送去城外給叔父。

等她忙完了這些回到閔秋園，彩蝶才慢悠悠的回來，回來時還帶了兩塊越佩茹新繡的帕子，香琴進屋時，彩蝶正對著趙菁菁好一頓誇，內容自然是表小姐心靈手巧。

趙菁菁翻看著手中的帕子，沒有接彩蝶的話，邊上盈翠早聽不耐煩了，見香琴回來，便藉口說小姐該洗漱休息，將彩蝶打發出了屋。

隔天一大早，趙菁菁還睡著，齊景浩派人往趙家送了不少東西，說是聽聞她之前不適，關切她一下。

等趙菁菁醒來洗漱過，東西都已經送到了閔秋園，越佩茹到的時候，趙菁菁正無聊的坐在涼亭內，逗弄那兩隻金絲雀。

「表姊來啦。」趙菁菁懶懶的和她打了招呼，手中的一根小羽毛勾著籠子，「坐，

齊家送了不少東西，我一個人吃不完。」

越佩茹看了眼桌上食盒，輕笑道：「都是妳愛吃的，這梅子糕應該是趕早買的，齊公子有心了。」

趙菁菁扁了扁嘴，「趕早也是下人去買的，又不是他自己。」

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都是齊公子對妳的心意。」越佩茹當她是在不悅昨天沒見著人，哄道：「這桌上每一樣可都是妳愛吃的。」

話音剛落，涼亭內響起了犬吠聲，偌大的毛團子衝了進來，親暱的往趙菁菁腳邊鑽，嗷嗷的叫著。

「大寶。」趙菁菁隨手拿起盒子內的點心丟到了地上。

越佩茹微驚，「菁菁，妳怎麼把點心給大寶吃了。」

「有什麼不能吃的，大寶喜歡啊。」趙菁菁丟了一塊又一塊，盒子內素淨些的點心都進了大寶肚子，轉眼少了大半。

「可這是齊……」意識到自己這麼說不對，越佩茹急忙改口，「這不都是妳喜歡的嗎？」

「大寶也喜歡啊，不過說到底膩了些，多吃也不好。」趙菁菁揉了揉大寶的腦袋，吩咐盈翠，「收起來，傍晚再給牠吃。」

越佩茹捏了帕子，小心問道：「菁菁，妳是不是在生齊公子的氣？」

趙菁菁笑了，「表姊這話有意思，平白無故我生他氣做什麼？」

「那為何將這些都餵給了大寶？以往齊公子給妳送的吃食妳都很喜歡。」

「表姊，他派人送東西來，是不是為了讓我高興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以前我自己吃了會高興，現在我餵給大寶比自己吃還高興，他送東西的目的不就達成了？」

越佩茹語塞，看著趙菁菁並無異樣的神情，心底的不安卻逐漸擴散。菁菁變了，可要說到底為何，她也想不出個所以然，只能將菁菁如今的不在意歸結於前些天祠堂的那場事故。

這件事不能有意外！

越佩茹用力攥緊了手中的帕子，撐著笑意柔聲道：「妳沒生氣就好，看妳這般有精神，明日去寒山寺我們還能走上一段。」

「好啊。」趙菁菁脆生生應下來，看大寶想撲鳥籠子，一把按住了牠的腦袋，笑得分外開心。

越佩茹看著空了的盒子，有些坐不住，說要回去繡東西便起身離開。

待她走遠後，趙菁菁鬆手放大寶出去玩，「盈翠，妳去鋪子裡叫龔叔來一趟。」

去寒山寺上香，趙菁菁還帶上了阮姨娘所出的趙詩詩，她今年十二歲，等再過兩年可以議親時，嚴氏就會帶她出席一些宴會。

趙詩詩膽子小，上馬車後半天都沒開口說話，局促的坐在那兒，併攏著雙腿，一

條帕子快擰成了麻花。

越佩茹喊了她一聲，趙詩詩驚慌的抬頭，「表、表姊，妳叫我？」

越佩茹笑了，「妳想什麼想得這般出神，上馬車後都不見妳開口。」

趙詩詩紅著臉搖頭，「我、我就是在想，等會兒去寒山寺應該先拜什麼？」

「妳跟著我們便是。」

趙菁菁瞥了她們一眼，果真是「姊妹情深」啊。

感覺到趙菁菁在看她，趙詩詩抬起頭，朝她靦腆一笑，「多謝大姊姊帶我出來。」

「妳要想出門帶個丫鬟便是，又不是兩歲。」

趙詩詩縮了下身子，小心謹慎地道：「姨娘不讓我單獨出去，說不大好。」

趙菁菁眯了眯眼，趙詩詩這作態像極了上輩子父親問她，是不是自己推了越佩茹摔下臺階時的樣子一模一樣。

想到此，趙菁菁多搭一句話的興趣都沒了，若非今天還要她在場看好戲，她絕不會在這馬車裡。

寒山寺修於百丈之高的羅明山上，千年古剎，香火極盛，即便不是初一十五，來這兒的香客依然很多。

趙菁菁一行來得不算早，這會兒熙熙攘攘而過的都是虔誠禮佛的信眾們。

而整個寺廟屬後山門那最熱鬧，那地兒栽著一棵銀杏樹，樹幹粗壯，枝如虯龍纏繞在一塊，上面掛滿了祈願的紅綢子，凡是姑娘家來，不免都要上那去晃一晃。

趙菁菁燒香禮佛都甚是虔誠，鮮花瓜果在供桌上擺開兩列，又捐了香油錢，在越佩茹和趙詩詩驚訝的注視下寫上了名字。

「菁菁，妳這……」越佩茹看著那五六張五十兩面額的銀票，眼睛都直了，「初一十五國公夫人都有來，這離十五才沒過去兩天，今兒個又從帳房那……」

而她旁邊的趙詩詩直接就愣住了，聞聲又定定看向了趙菁菁，神態局促，擔憂地喚了一聲，「大姊姊……」

「誰說這錢是從帳房支出的？」趙菁菁輕抬眉眼，神情寡淡又倨傲，「祠堂的事才過沒兩天，我求個心安。」

這話一出就更叫兩人吃驚了，銀兩不是從帳房走，那便是她自己的私房，早就知道趙菁菁生母越氏陪嫁豐厚，光看她平日裡的吃穿用度上也能瞧出一二，可隨隨便便就是幾百兩銀子出手……

越佩茹抵住唇角，先前也沒瞧出趙菁菁是多虔誠的善男信女，出了祖宗牌位那檔子事後卻……說到底還是在意齊家。

這般想的還有旁邊杵著的趙詩詩，她看向趙菁菁的眼裡藏著一絲豔羨與複雜，很快又掩了過去，「大姊姊，老祖宗警示這事非同小可——」

待察覺到趙菁菁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她便怯懦地把後面的話嚥了回去，只是一雙略帶濕潤的小鹿眼把她未說完的意思透露出來。

「還是妹妹替我想得深遠，不過我只求家裡平平安安，一切安好罷了。」趙菁菁嘴角浮起一絲笑。

她姿態拿捏得體又氣場十足，從外人的角度只覺得趙菁菁深明大義，反而看著

旁邊的趙詩詩顯得小家子氣。

趙詩詩因著周遭瞥過來的目光陷入更深的局促，「大姊姊，我知妳近來心情不好，並沒有多餘的意思，大姊姊莫怪！」

趙菁菁則直接越過了牠，讓小沙彌代請一鳴禪師講佛法，隨後才對大殿裡跟著牠的兩人道：「待會兒我想去聽禪，妳們要覺得無趣，無須一直跟著我。」

她這態度彷彿完全不顧旁人如何想，一貫的我行我素，又彷彿是牠倆的心思在牠那兒微不足道。

趙詩詩咬了咬唇，旋即就被越佩茹挽上了胳膊，聽她道：「那我陪詩詩在這附近轉轉，待妳好了再一道回府。」

「好。」

趙菁菁目送著兩人離開圓通寶殿後，並未急著去禪室，而是凝視著越佩茹的方向久久，嘴角浮起的笑意更甚。

即便她不說，越佩茹也會想法子撇下她一個人，只不過這回的主動權落在了她手上，這齣戲也才剛唱響罷了。

「啊嚏！」越佩茹沒走兩步就接連打了好幾個噴嚏。

趙詩詩不著痕跡地鬆開了手，遞上帕子，面上關切問道：「表姊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，沒事。」越佩茹停了一會兒，感覺應該不是風寒。

「許是有人想表姊了！」

越佩茹聞言嬌嗔一眼，伸手輕輕擰向她腰間，「怎麼，在妳大姊姊面前不敢造次，打趣到我頭上來了？」

「表姊饒命，表姊饒命。」趙詩詩被鬧得咯咯笑，卻仍是補上了一句，「表姊在郾城的名聲可不輸大姊姊，說不準真入了哪家公子的眼，被惦念著呢。」

「妳還敢胡說！」越佩茹雙頰染上了緋紅，嘴上說著要打趙詩詩這個胡說八道的小妮子，心底想到一人，那動作都不由溫柔了幾分。

兩人走著走著，似不經意的到了後山門的姻緣樹那，枝葉繁茂，蔭翳遮天，紅色的綢子隨風擺盪，承載著許多美好祈願。

「表姊可想去要一條？」趙詩詩問道。

「求了就能得償所願嗎？」越佩茹望著樹上紅綢子，脫口低喃，下一刻瞥見了趙詩詩面上的懵懂，才笑道：「我只是覺得若人人都有所求，菩薩一定忙不過來。」趙詩詩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。

「何況，有時候求人不如求己。」越佩茹摸了摸她的腦袋，神情溫柔又透出幾分異樣浮動心緒。

「表姊也不用事事都往身上扛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妳若有什麼煩心或是解決不了的事，可以同我說。」趙詩說完又覺得說詞托大，解釋道：「我雖不一定能幫得上，但能讓表姊寬寬心也是好的。」

越佩茹笑咪咪地摸著她的腦袋，看著牠的眼神越發憐愛，只是眼底未有絲毫溫度。

那位阮姨娘培養出來的又怎會是單純良善之輩，大概也只能哄著趙菁菁那傻子信罷了。

兩人回到禪房附近，一陣穿堂風吹過，越佩茹禁不住又打了個噴嚏，身上無端察覺到一絲寒意。

她看向趙菁菁所在的禪房方向，正巧看到趙菁菁的貼身丫鬟盈翠和香琴守在了門外幾丈遠，在木門和周邊四處觀望，帶著幾許緊張之意。

「表姊？妳在看什麼？」趙詩詩順著她的視線看過去，同樣也看到了兩個丫鬟機警的模樣，「大姊姊怎麼都不留個人在裡面侍候著？」

越佩茹抿緊了唇角，一想到齊景浩所說的那計劃，心中便不舒坦。

他說要和趙菁菁單獨相處，還會說上許多不得已必須說的甜言蜜語……那些明明應該屬於她，如今卻要讓另一個女子佔著，旁觀著她得意，就像是把鈍刀一次又一次剮著她的心。

她嫉妒得發狂，也羨慕得發狂，若非被「將來」二字束縛著，她恨不得當場衝進去撕碎趙菁菁那賤人！

她才剛那樣想著，就發現自己被趙詩詩拉著，正要往禪房的方向去，「詩詩？」

「大姊姊去了這麼久，許是快好了，我們也去聽一耳朵。」趙詩詩說道。

越佩茹卻是微微變了臉色，「不可！」

察覺到趙詩詩凝視著她的目光露出疑惑，她又趕忙解釋道：「妳大姊姊的性子妳又不是不知道，萬一我們打攪了，會惹得她不快，指不定又要怎麼發一頓脾氣，還是算了。」

趙詩詩莞爾一笑，「表姊真是的，把大姊姊想成什麼人了，我們只不過是想等大姊姊一塊回府罷了，怎麼會惹她不快？」手上的力道幾乎是拖著越佩茹往前去。她心思轉得飛快，越佩茹的反應恰恰印證了她心底的想法，趙菁菁此刻見不得人！

兩人剛邁過石門檻兒，香琴就迎了上來，「表小姐，二小姐，小姐正在找妳們呢。」

「大姊姊是要回去了嗎？人還在禪房吧？」趙詩詩說著就要往裡闖。

「二小姐！」盈翠緊張地攔在了前頭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」趙詩詩一臉莫名，卻是悄悄拉著越佩茹更靠近了點，清楚聽到了從裡面傳出來的聲音。

「齊公子風清玉朗，是小女子心之所繫，盼著今後能與你共結連理，餘生相伴……」

「菁菁何嘗不是我心中所求。」

單單兩句透露出來的訊息，便叫門口幾人的臉色都變了。

趙詩詩料定了裡面就是趙菁菁和齊景浩，眼底透出些興奮，直接就要闖進去。

越佩茹一把拉住了她，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「大姊姊不是在裡邊嗎？」趙詩詩依舊是一臉無辜。

越佩茹卻不肯鬆手，她匆匆看了眼緊閉的門，斂下妒意，「妳聽錯了。」絕不能在這時壞了景浩的計劃。

「我怎麼會聽錯，盈翠她們也在這……」趙詩詩往後一望，怔了下，剛剛還在的盈翠和香琴不見了。

而就在這時，石門檻外突然傳來了婦人們閒話家常的聲音，打頭的正是吏部侍郎張大人家的夫人，京城出了名的碎嘴子。

「一鳴禪師方從山溪州城雲遊回來，聽說還得了一卷新經書，昨兒我探望江林王妃才知曉，咱們算是趕早了……」正說著，張夫人就看到了門口堵著的越佩茹和趙詩詩，她眯起眼仔細瞧了會兒，「這不是定國公府的小丫頭嗎，站這做什麼？」

「公子，不要呀！」

裡頭傳出一聲嚶嚶，令門口這些人的臉色霎時五彩紛呈，為首的張夫人沉下了臉，「佛門清淨地竟然作出這檔子事！給我把裡面的人揪出來，我倒要看看是誰吃了熊心豹子膽！」

Crescent Family